

· 中国当代作家选集丛书

人民文学出版社

刘心武

LIU
XIN
WU

中国当代作家选集丛书

刘心武

(京)新登字002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刘心武/刘心武著.-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10

(中国当代作家选集丛书)

ISBN 7-02-002318-5

I.刘… II.刘… III.①刘心武-文集②文学-作品集-

中国-当代IV.I217.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96)第03243号

责任编辑:李丹妮 王建国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100705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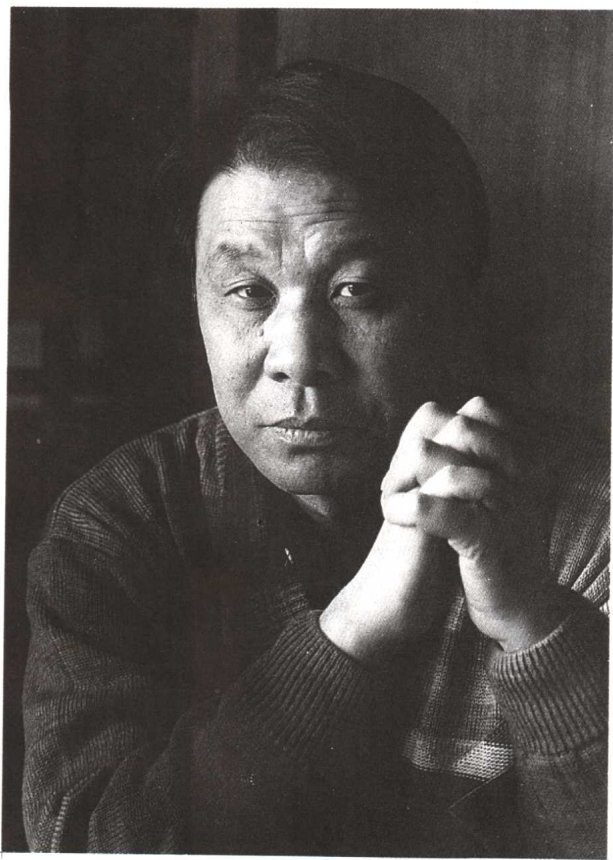
北京市房山区先锋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字数387千字 开本850×1168毫米1/32 印张16.75 插页4

1996年10月北京第1版 1996年10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1—5050

定价 24.00 元



作 者 像

班主任

刘心武

你愿意结识一个小流氓，并且在结识之后，每天同他相处吗？当然，你不愿意，并且会喷喷我何以提出这么一个荒唐的问题。

但是，当先明中学的党支部书记老曹，换一种方式向^{初二}班主任张俊石老师提出这个问题时，张老师并~~不~~不认为古怪荒唐，他只是极其严肃地考虑了一分钟左右，便断然回答说：“对啦！我愿意认识~~他~~认识他……”

事情是这样的：前些日子，公安局从拘留所把小流氓宋宝琦放了出来。他是因为参加一次集体犯罪活动被拘留的。经过审议，为首的大流氓将被判刑，还有两个满了十六岁的~~少年~~少年

以至人震惊的一种社会现象~~究竟~~谁造成呢？谁？

当然是“四人帮”！

一种前所未有的，对“四人帮”刻骨铭心的仇恨，象山火般燃烧在张老师的~~心~~心中。截至目前为止，在世界文明史上，还曾有过“四人帮”这种

作者手迹

出版说明

为了展示建国四十年来文学创作的实绩,促进我国社会主义文学进一步发展和繁荣,我们从现在起陆续编辑出版“中国当代作家选集丛书”。这套丛书,拟选收新中国成立以来在文学创作上做出重要成绩的作家的中、短篇小说,诗歌,散文等代表作(包括儿童文学创作),每人一集,每集大约二十五万字,并附有作家照片、手迹和主要作品目录,以便与我社同香港三联书店合编的“中国现代作家选集丛书”相衔接,构成一个完整的系列丛书。读者从每一集里,可以看出某一作家的基本创作面貌及创作实绩;各集合在一起,大体可以总览我国四十年来文学创作(长篇小说除外)的基本面貌及主要成就。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9年10月

目 次

心灵探索的三齿耙(自序)	1
--------------------	---

班主任	6
-----------	---

我爱每一片绿叶	31
---------------	----

如意	46
----------	----

黑墙	94
----------	----

白牙	103
----------	-----

曹叔	121
----------	-----

画星和我	173
------------	-----

小墩子	190
-----------	-----

凤凰台上忆吹箫	249
---------------	-----

贼	261
---------	-----

吉日	268
----------	-----

贾元春之死	284
-------------	-----

5.19 长镜头	323
----------------	-----

公共汽车咏叹调	347
---------------	-----

看不见的朋友	382
我可不怕十三岁	390
从独木成林说起	410
水仙成灾之类	412
盛世无忌	414
起点之美	416
炸酱面	418
恐怖	422
人情似纸	426
高雅的话题	429
话说赵姨娘	438
我的隆福寺	449
为你自己高兴	452
五十自戒	455
冰吼	459
松本清张一去不返	462
听沃尔科特受奖演说	471
无处存放(外二章)	476
心里难过	480
你哼的什么歌	483
我还能拨动你的琴弦吗?	486
父亲脊背上的痍子	491
链中一环	495

春冰	501
你只能面对	503
秦可卿出身未必寒微	510
附录 主要作品目录	528

心灵探索的三齿耙(自序)

一九九四年六月,当我坐在上海图书馆的会议室里,面对着虽然不多,却都是诚心而来的听众时,真有一种如梦如幻的感觉。

是的,没预料到。

当我断断续续、写成一些又撕掉一些、重写许多又反复调适,终于在一九九二年初秋完成了长篇小说《四牌楼》时,我所想到的只是:能找到一个愿接纳我的出版社,能遇上一个能理解这部书稿的编辑,能顺利地印成书,能有不多的人买它、读它,也就行了。

我不曾有过梦想,无论睡眠中的梦还是所谓的“白日梦”里,我都不曾有过《四牌楼》受褒奖受欢迎的幻象。

我清醒地认识到,无论从什么角度看,我都已从“中心”向“边缘”转移了,不仅所谓的“商业大潮”已宣布了我这种不以畅销为目的的小说必得“靠边站”,刻意创新的锐进一族在与我相处友好的同时,也以他们并不针对我的美学宣言,令我自知:不管我的小说里融进了多少新潮的营养,毕竟我小说的骨架还是“写实”,所以纵使写得再好,也不过是一种古典式的美学掘进,其时代价位,是不可能高的。

我对这种从“中心”向“边缘”的转移,不仅处之泰然,而且甘之如饴,我的所谓“边缘化”,其实是相对而言,离“最边缘”,还远,更无“出局”之虞。

进入九十年代，我算是找准了自己最恰当的位置。

却忽然得到通知：我的《四牌楼》，在上海第二届中长篇小说大奖的评定中，荣获了二等奖，并且是惟一的二等奖。

喜出望外，去上海领奖，并参加了上海文艺出版社组织的，在他们的读者服务部的签名售书活动。一个上午，两个多钟头里，买书的人竟络绎不绝，有的从很远的郊区赶来，若干购书者还留下了他们的名片，希望建立联系，名片的头衔有经理、教师、处长、军医、制片人……事后据说共卖出了约三四百本，会有这么多吗？

上海图书馆提出，要收藏《四牌楼》的手稿，他们此前还没有收藏过我这一辈的作家的手稿。为此，馆长还在百忙中亲自来参加接收仪式。

这一连串的幸福，都很容易使我糊涂起来，以为自己“重返中心”了。

可是，当在上海图书馆分馆的会议室里，与二十多位与会者围坐在长桌边时，我终于还是清醒过来。

清醒，可为什么感觉上还如梦如幻？

是因为，超级的清醒，如同绘画里的“超级现实主义”一样，反派生出奇诡的效应。

一位与会者对我说：“希望你一定坚持你这样的写法，我们需要！”

他在文学读者的群体中，大概属于不算太多的那个“子系统”，我们对视着，很有点相濡以沫的味道。

我做了《文学与心灵》的讲话，他们静静地听。

我的讲话没有进攻性，同我这个人一样。

我不掌握也没有资格并且也不想掌握“中心话语”，我只想说说自己，说说我的处于“边缘”地带的，也许是比较古典的美学

追求。我所希望的，只是现在的自己同以往的自己比，在坚持的前提下，又有新的掘进，并且在吸收包括“中心话语”和更其“边缘”的种种话语的营养方面，也更通达。

我认为写实的文学，没有，更不会死亡。

当然，那种镜面似地描摹现实的小说，也许确会被淘汰，视听文化已如此发达，用文字去跟它们拚，你怎么拚得过？

但是文字自有其威力与魅力，往往恰是视听文化乃至造型艺术所难以企及的，那便是对人的心灵的深入、细腻的开掘。

我所追求的，便是从写实入手，去探索人的心灵，或说是灵魂，干脆说是人性。

我使用一张“三齿耙”。

它的第一个“齿尖”，对着自我，常常惊悚：怎么自己的某些“心思”，竟也埋藏得根植得如许之深？而且，有些最本原的生命冲动，究竟是怎么生发的？在心灵的最漆黑浓酽的地方，所闪动的，是磷光还是燭火？层层剥去那外面的包装，撕开往深里探究，宁不悲苦？

它的第二个“齿尖”，对着他人，所爱者，所仇者，爱恨交糅者，超越情感者，那大千世界中的芸芸众生，他们的所作所为，生死歌哭，悲欢离合，其隐蔽于深处的，也应是人性的涌动激荡，能窥见几分吗？偶有洞若观火时，不胜诧异吗？不胜唏嘘吗？

它的第三个“齿尖”，对着大大小小的集群，对着不断变幻的“集体无意识”，也就是“群魂”、“族魂”，那些威武雄壮的群体行为，那些紊乱无序的族间冲撞，其底蕴，究竟是些什么无形而有影的东西？是些何等诡谲而可辨的因素？

或问：为什么只是一张“耙”？“耙”能触及多深？可能仅及“浮皮”。

当然，这只是一个比喻，蹩脚吗？姑存之。

文学之“耙”，当能比农用之“耙”，更深入一些吧。

但这“耙”的三齿，也并非想起社会科学论文的作用，社会科学中的人类学、生理学、解剖学、心理学、医学、性学、社会学、行为学、现象学、符号学、语言学、逻辑学、紊乱学……虽然都间接或直接涉及到人性，却都不足以另确立出一门“人性学”。文学之“耙”，也不是想来创这个学问。一学问化，离文学的本性便远了——文学是必须有浓厚的非理性因素来宰制的。

我的《四牌楼》，便是用这文学探索的“三齿耙”“耙”出来的，是的，“耙”得还不够深，但也还打动了一些人，包括不少的评委，更有助勉我“不要放弃此路数”的热心读者。

离我们座谈的地方不远，便是万丈的“后现代”红尘，是活生生的“同一空间里不同时间的并置”。里弄里拎马桶的老妪与刚从“伊势丹”买回金手链的少女没工夫互相鄙视，吃完肯德基炸鸡的少年与踱出老城隍庙的老叟全都心满意足，看完《天龙八部》的闲人与奔忙的出租车司机更能和平共处，而暗斗的商人与明争的小贩各自吞咽着他们的苦乐……是的，许许多多的人，他们所需要的是直观的、简便的、快餐式的、卡通化的、一次性的、强刺激或绝无刺激的、软性的、花花绿绿的、省力省心的、拼盘式的、一次够的、一步到位的文化消费。“严雅纯”的文学？对不起，管你“写实”还是“造境”，古典还是新潮，容易读还是“读不懂”，他们统统“不感冒”！

所以，我在那座谈会上，思路虽极清醒，感觉上却“相对如梦寐”。

我与我的支持者，我们，小小的一群，有一个属于我们的共同的“境域”，那是位于这历史时期的文化中心有一段距离的“边上”。在这我们自己的园地中，我鼓舞自己，他们勉励我，仍以“写实”为风骨，挥动“三齿耙”，埋头创作我的小说，造我的“楼”。

所写的“实”，是心灵之实，人性之实，不是以往的那个现实主义，也许，可以称为“心灵现实主义”。

“其实，我营造‘非现实’的文学世界，也为的是逼视人的灵魂，解析人性的奥秘！”一位同行曾这样对我说。

是的，我们可以殊途同归。

当然，也可能殊途而各奔一方。

探索心灵，叩问：我是谁？你是谁？他（她）是谁？……从单数叩问到复数，到群体，到整个人类，最终叩问个体生命与整个人类生存的终极意义。并问及死亡究竟是什么？死后的那个“彼岸”究竟有没有？如有，又是什么？——这是我的“三齿耙”最终极想触及的层次，我是一个有终极追问欲的小说家。

我知道，另有不要这种终极追求，甚至嘲笑这种“终极追问欲”的小说家，他们确也能写出很精彩的小说，有时就恰恰精彩在那嘲笑上，我读他们的那种小说，并能为他们那嘲笑到我头上（他们不是针对我而来，是我“对号入座”）的波俏文笔而击节赞叹。

我并不认为我的追求最正确最正当最美好最尊贵。

我只是在一隅，做些自己喜欢做的事。

我懂得，那些与我殊途殊归的小说家，他们也无非如是。

我们各占一角，各做各的事，各出各的小说，这很好。

从上海归来，在自己的书房中，在电脑上敲出了这些句子，心里格外的平静。

一动一静，一静一动，很好。

无论是我的生命之旅，还是我的文学之旅，都可以再翻动一页了。

1994年7月2日 绿叶居

班 主 任

你愿意结识一个小流氓，并且每天同他相处吗？我想，你肯定不愿意，甚至会嗔怪我何以提出这么一个荒唐的问题。

但是，在光明中学党支部办公室里，当黑瘦而结实的支部书记老曹，用信任的眼光望着初三（三）班班主任张俊石老师，换一种方式向他提出这个问题时，张老师并不以为古怪荒唐。他只是极其严肃地考虑了一分钟左右，便断然回答说：“好吧！我愿意认识认识他……”

事情是这样的：前些日子，公安局从拘留所把小流氓宋宝琦放出来。他是因为卷进了一次集体犯罪活动被拘留的。在审讯过程中，面对着无产阶级专政的强大威力与政策感召，他浑身冒汗，嘴唇哆嗦，做了较为彻底的坦白交代，并且揭发检举了首犯的关键罪行。因此，公安局根据他的具体情况——情节较轻而坦白揭发较好，加上还不足十六岁——将他教育释放了。他的父母感到再也难在老邻居们面前抛头露面，便通过换房的办法搬了家，恰好搬到光明中学附近。根据这几年实行的“就近入学”办法，他父母来申请将宋宝琦转入光明中学上学。他该上初三，而初三（三）班又恰好有空位子，再加上张老师有十几年的班主任工作经验，又是这个年级班主任里惟一的党员，因此，经过党支部研究，接受了宋宝琦的转学要求，并且由老曹直接找到张

老师，直截了当地摆出情况，问他说：“怎么样？你把宋宝琦收下吧？”

正像你所知道的那样，张老师思忖的目光刚同老曹那饱含期待、鼓励的目光相遇，他便答应下来了。

二

张老师是个什么样的人呢？

趁他顶着春天的风沙，骑车去公安局了解宋宝琦情况的当口，我们可以仔细观察他一番。

张老师实在太平凡了。他今年三十六岁，中等身材，稍微有点发胖。他的衣裤都明显地旧了，但非常整洁，每一个纽扣都扣得规规矩矩，连制服外套的风纪扣，也一丝不苟地扣着。他脸庞长圆，额上有三条挺深的抬头纹，眼睛不算大，但能闪闪放光地看人，撒谎的学生最怕他这目光；不过，更让学生们敬畏的是张老师的那张嘴。人们都说薄嘴唇的人能说会道，张老师却是一对厚嘴唇，冬春常被风吹得爆出干皮儿；从这对厚嘴唇里进出的话语，总是那么热情、生动、流畅，像一架永不生锈的播种机，不断在学生的心田上播下革命思想和知识的种子，又像一把大笏帚，不停息地把学生心田上的灰尘无情地扫去……

一路上，张老师的表情似乎挺平淡，等到听完公安局同志的情况介绍、翻完卷宗以后，他的脸上才显露出强烈的表情来——很难形容，既不全是愤慨，也不排除厌恶与蔑视，似乎渐渐又下了决心，但忧虑与沉重也明显可见。

张老师从公安局回到学校时，已经是下午三点钟。他掏出叠得很整齐的手绢一边擦着脑门上的汗，一边走进年级组办公室。显然同组的老师们都已知道宋宝琦将于明天到他班上课的

事了。教数学的尹达磊老师头一个迎上他，形成了关于宋宝琦的第一个波澜。

三

尹老师和张老师同岁，同是一个师范学院毕业，同时分配到光明中学任教，又经常同教一个年级。他们一贯推心置腹，就是吵嘴，也从不含沙射影、指桑骂槐，总是把想法倾巢倒出，一点“底儿”也不留。

尹老师身材细长，五官长得紧凑，这就使他永远摆脱不了“娃娃相”，多亏鼻梁上架着副深度近视镜，才使他在学生们面前不至有失长者的尊严。

在这一九七七年的春天，尹老师感到心里一片灿烂的阳光。他对教育战线，对自己的学校、所教的课程和班级，都充满了闪动着光晕的憧憬。他觉得一切不合理的事物都应该而且能够迅速得到改进。他认为“四人帮”既已揪出，扫荡“四人帮”在教育战线的流毒，形成理想的境界应当不需要太多的时间。不过，最近这些天他有点沉不住气。他愿意一切都如春江放舟般顺利，不曾想却仍要面临一些复杂的问题。

关于宋宝琦即将“驾到”的消息一入他的耳中，他就忍不住热血沸腾。张老师刚一迈进办公室，他便把满腔的“不理解”朝老战友发泄出来。他劈面责问张老师：“你为什么答应下来？眼下，全年级面临的形势是要狠抓教学质量，你弄个小流氓来，陷到做他个别工作的泥坑里去，哪还有精力抓教学质量？闹不好，还弄个‘一粒耗子屎坏掉一锅粥’！你呀你，也不冷静地想想，就答应下来，真让人没法理解……”

办公室的其他老师，有的赞同尹老师的观点，却不赞同他那